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經稗卷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徐彩

經稗卷十

兖州府知府鄭方坤撰

三禮

五祀

錢升巖曰五祀之名雜見禮記周禮儀禮諸書皆無定稱月令爲户竈中霤門行而無司命泰厲祭法多司命泰厲而不及户竈左傳家語又以重該修熙黎句龍爲

五官白虎通諸書又以井易行已紛紛矣乃鄭注祭法又謂周制是七祀加司命泰厲與商制不同考司命之稱見周禮大宗伯註是文昌第四星下又別出祭五祀文是司命非五祀也即國厲之祀左傳亦曽言之然並不指為五祀之一也不知祭法所言有他証否若今所稱五祀鄭又云即殯宮之五祀豈殯宮五祀又有異耶曰五祀之名實見大文者唯有月令雖周禮儀禮及曲禮王制禮運祭法曽子問諸書多五祀名然只是戶竈

中霤門行五者無有他也即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各有五祀然亦只是此五者無有他也唯祭法分天子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適士二祀士庶人一祀五等而其疏七祀則于户竈中霤門行外加司命泰厲于五祀則反取司命國厲而去户竈三祀則唯厲與門與行二祀唯門行而一祀則反取户竈曰或户或竈則自天子諸侯大夫適士所共有者唯門行耳若司命則天子諸侯有之厲則天子諸侯大夫皆有之而户與竈則唯天

子與庶人共有而他皆不及此不知何代之制傳此異文而鄭氏不察目為周制反以月令所見者斷作商制且即此五等五祀名强註之王制五祀之下而禮法亂矣按五祀二字歷見諸經而五等五祀則並不一見且論語王孫賈曰寧媚于竈此正指諸侯大夫五祀言之而此諸侯大夫反不祀竈禮運曰家主中霤亦為大夫士五祀言之而此大夫士反無中霤又論語鄉黨篇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註者曰恐驚室神也夫室神即

五祀神也向使厲為五祀之一則儺而驅厲已非禮矣然且曰恐驚室神豈逐室神又恐驚室神耶況周禮以槱燎祀司中司命與左傳祭厲皆非五祀誠有如來諷所云者則從而斷之曰月令五祀是周制祭法五祀是前代之制非有差也若左傳家語又以重該修熙黎句龍為五官此即五祀之人官一如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五人官之配五帝者此正五祀之配與他註之以五方五帝為五祀并以禴禘烝嘗大祫為五祀者又復

不同至于白虎通文以井易行則漢晉後儒凡劉昭范
曄輩作史書者皆遵之然故是後世典禮無關考據觀
其後隋末唐初仍改作行而開元以後又改作井其不
足憑準槩可知也若其稱殯宫五祀則以此時毁竈遷
戶掘肂作𨻶辟門躐行極擾五神故特變其稱以專屬
之然只此戶竈中霤門行五者何異之有曾子問講錄

皇考

父沒稱皇考于禮本無見王制言天子五廟曰考廟王

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則皇考者曽祖之稱也自屈原離騷稱朕皇考曰伯庸則以皇考爲父故晉司馬機爲燕王告祔廟文稱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後世遂因不改漢議宣帝父稱蔡義初請謚爲悼曰悼太子魏相以爲宜稱尊號曰皇考則皇考乃尊號之稱非後世所得通用然沿習已久雖儒者亦不能自異也石林燕語

孔氏三世出妻

南城張教授孟常名世經在上杭常語余曰世傳孔氏

三世出妻蓋本檀弓所載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之說予竊疑之以為孔子大聖子思大賢即伯魚早夭亦不失為賢人豈刑于之化皆不能施之門内乎或曰古者七出之例甚嚴有一于此則聖賢必恪行之豈孔門數世之婦皆不能為前車之鑒乎夫漢宋諸儒其致辯於五經多矣而此獨闕如或謂禮記皆漢儒傅會之說語多不經不必深辯然此頒之學宫傳之後世而致使大聖大賢冐千古不白之寃此讀書明理之士所不敢

安者也閒嘗反覆取檀弓之文讀之忽得其解其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夫出母者蓋所生之母也呂相絶秦曰康公我之自出則出之為言生也明矣其曰子之不喪出母何居即孟氏所謂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是也蓋嫡母在堂屈于禮而不獲自盡故不得為三年之喪耳其曰其為伋也妻者則為白也母其不為伋也妻者則不為白也母夫所云不為伋也妻者蓋妾是也意者白為子思之妾所出而子思

不令其終三年之喪故曰孔子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由是言之子思且無出妻之事而况于伯魚乎况于孔子乎其曰子之先君子非指孔子伯魚也猶曰子先世之人云爾讀者不察遂訛傳為孔氏出妻致使大聖大賢負千古不白之冤即謂漢人皆謬亦未有無故而毀聖賢者此非記檀弓者之過乃讀禮者之過也孟常此論大有關係故附記之因樹屋書影

曾子易簀

吳幼清禮記纂言中解曾子易簀一條正足正先儒之
失特記之爾雅以簀為第而疏釋第為牀版按史記范
雎傳雎佯死卷以簀置厠中簀可卷屍非牀版明矣古
者牀第之上有席席上有簟簟最在上故顯而見其美
今之竹簟或以玄黃赤白諸色間織如錦文意即童子
所謂華而睆者也禮寢簟之制原無貴賤之異但貧者
質富者華以季孫之賜與曾子平日所用不同童子見
其華美必大夫家所造故曰大夫之簀歟非謂此大夫

之簀非士所當用也使曾子不易此簀而終亦無不可故子春與元申皆不欲易而曾子不然之者蓋禮終無戾然不若終于常用質素者之為正也君子臨終其謹有加于平日平日夜卧在燕寢將終必遷正寢平日有女侍將終一切屏去不死于婦人之手皆與常時異故曾子生時可寢季孫之簀至終必易之而用常時之簀也倘大夫士簀有差等則季孫之賜曾子自不當受受之亦不當用今業已用之至于將死而不易其于體制

無不可也明矣若如舊說是曾子自安於非禮而不知子春陷師于非禮而不言當時若無童子一語曾子竟以非禮終也是曾子師弟父子之見皆出一童子下豈理也哉其謂德與姑息謂因彼一言得以去華就質安處吾素者童子之愛我也以父病劇不可動以幸須臾之生者元之愛我也其意甚明焦氏筆乘

孔子不知父墓

孝經卜其宅兆注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

今按墓有宅有兆故孔子幼孤及喪母合葬於防而莫知其父墓處謂墓穴也古者墓而不墳穴其下掩其上即平地耳初葬叔梁紇時徵在以少故不臨葬孔子方三歲不知也孔子少長則當夫歲時寒暑之變雨露霜雪之感既祭於家復拜于墓且既為東西南北之人則去國必哭而後行反則展而後入皆即其塋域徘徊瞻戀悽愴怵惕以為先人之遺體魄藏焉豈容不識其塚壙之所在乎至于喪母而祔則魯人之祔也合之將並兩

棺于槨中有不容于不知不容不慎焉者郰曼父之母與徵在隣善盖先時徵在嘗託以視葬故獨能知之而孔子得以問而知之也此事在人間父母葬日相距大遠或幼孫少寡往往時值況三代之世非有四尺之封乎禮記既支離其詞史記復傅會其事悠悠千古遂成不破之疑此殊可恠耳金罍子

反葬于周

太公汲人也聞文王作然後歸周史之所言已就封于

齊矣其復入為太師薨而葬于周事未可知使其有之亦古人因薨而葬不擇地之常爾記以首丘喻之亦已謬矣乃云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夫齊之去周二千餘里而使其已化之骨䟦履山川觸冒寒暑自東徂西以葬于封守之外於死者為不仁古之葬者祖于庭塴于墓反哭于其寢故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使齊之孤重趼送葬曠月淹時不獲遵五月之制速反而虞於生者為不孝且也入周之境而不見天子則不度離其喪

次而以衰絰見則不祥若其孤不行而使卿攝之則不恭勞民傷財則不惠此數者無一而可禹葬會稽其後王不從而殺之南陵有夏后臯之墓豈古人不達禮樂之義哉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古之事其先人于廟而不于墓聖人所以知幽明之故也然則太公無五世反葬之事明矣日知錄

君有饋曰獻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示不純臣

之道也故哀公執摯以見周豐而老萊子之於楚王自稱曰僕蓋古之人君有所不臣故九經之序先尊賢而後敬大臣尊賢其所不臣者也至若武王之訪于箕子變年稱祀不敢以維新之號臨之恪舊之心師臣之禮又不可以尋常論矣日知錄

子卯

桀死以卯日紂死以子日故子卯不樂謂之疾日蓋忌而疾之也清江敖英曰子卯不樂非明王之禮也桀紂

以子夘死固可疾湯武以子夘興獨不可幸耶予曰非也子夘不樂湯武之所以志盡傷也禮子于父母有終身之喪焉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湯武既以天下誅桀紂而猶以舊君禮喪焉故于是日不樂以明其志之至也此王者之厚也或曰其殺之而傷之何也曰殺者獨夫傷者湯武為舊君也湯放桀而有慚德焉貺其慚知其傷也或曰武王伐商前歌後舞非與曰為說者起于世之衰

不恡于誣聖人而以行其私也金罍子

禮言子夘不樂蓋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夘亡王者謂之疾日不舉樂爲吉所以戒懼也然止甲乙二日余則以爲二日既聖人奮起剪除大惡則萬古之下百姓且當歌舞相慶以爲在上之戒安得復忌之也留青日札

同輩呼名

古人生不諱名同輩皆面呼其名書周公若曰君奭禮記曾子問篇老聃曰丘檀弓篇曾子曰商論語微生畝

謂孔子曰丘是也（因樹屋書影）

疑女于夫子

禮記載曾子數子夏之罪云吾昔與女從夫子于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女于夫子女罪一也注云言其不稱師也盖古之君子言必稱師示有所授且不忘本也故子張一篇載羣弟子之語子夏之言十一而未嘗稱師曾子之言五而三稱曰吾聞諸夫子則子夏爲曾子所罪固其宜矣禮記樂正子春曰

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蓋曾子稱師故子春亦稱師也又知古人注解各有所本不若後人妄意穿鑿也

嬾真子

嫂叔無服

嫂叔無服之説屢見于經似無可疑矣乃儀禮喪服記又有夫之所為昆弟服妻降一等之語則何也鄭氏於此條無注賈氏亦不得其解謂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緦麻章夫之世叔父母見于大功章夫之昆弟之子不降

嫂叔又無服今言從夫降一等記其不見者當是夫之
從母之類噫從母之類而可稱之為兄弟乎既言兄弟
而可索之於兄弟之外乎鄭氏之不解不能解也賈氏
以從母當之不得已而强為之解也然則何以解之曰
此正嫂叔有服之明證也喪服經雖不言嫂叔之有服
亦未嘗言嫂叔之無服惟子夏作傳見經但言夫之祖
父母世叔父母而獨不言昆弟故問曰夫之昆弟何以
無服也又自以母道婦道解之以此為子夏之意則可

以此為經之本旨則未可蓋記禮者於經之所未及往往見之于記今記文具在人無不以記之所言與經之所言並信何獨此條之記不可信以為嫂叔之服乎所為沒其文于經而補其說于記者蓋從上世以來嫂叔原未嘗制服至作儀禮之人見其不可無服也故不直筆之于經而但附著之于記以見後人之所補而非先王之所制也至大傳所言名治之說即引子夏之傳且細觀其文止言名之宜慎而未嘗言服之宜無則亦不

足以爲無服之証檀弓言子思之哭嫂爲位不言有服無服然既巳爲位安知其不有服也惟奔喪篇言無服而爲位者惟嫂叔此盖傳聞異辭但據喪服之經而不據喪服之記爾然雖言無服而未始不言加麻則亦深知無服之不可而加麻以表其哀戚之情也寧謂遂可以不服乎哉或曰如子言則是服夫之兄弟大功矣後世制爲小功議禮者猶以爲非而可以服大功乎曰此所謂服從服也非正服也凡從服者多於巳無親如夫

之君夫之舊國君族之宗子彼于我何親而皆服之齊衰也無親于我者而可以服齊衰與我同室者猶不可以服大功乎然則何以必大功曰凡從服例降一等夫于姑姊妹大功則妻為之小功夫于兄弟期則妻為之大功此一定之禮也且不觀娣姒之服小功乎夫以兄弟之妻大功故妻降一等而小功吾于服夫之姑姊妹娣姒小功而知大功之服為一定而不可易也獨怪蔣濟諸公不能援此言以明嫂叔之有服而但以娣姒婦

為證致人之有異論使其執此以立說則一言可以折諸人之角又何待更端而決哉惟成粲援此為證可謂得其要領而惜其語焉不詳故亦無以闕諸儒之口也然則推而遠之說可廢乎曰此世儒附會之說也先王之制禮寧專為不肖者設哉世之亂常瀆倫之事茍非大不肖者必不至此也欲為不肖者立防而反廢親親之紀先王之所不為也且彼之所為遠嫌者將由夫淫邪之人與雖無服制豈能禁之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

雖有服制豈能亂焉況所為遠別者亦當遠之于生前而不必遠之于身後當夫身殁之後舉家縞素而我獨吉服于其間曰將以遠嫌也天下豈有此不情之人哉曰子言則既辨矣得毋驚世而駭俗與曰此非吾之言儀禮之言也吾之言不可信儀禮之言亦不可信乎且此條而不作此解將何以解之縱有善辨者恐不能别為之說矣故使喪服記而可盡削之也則吾言為妄說也使喪服記而不可盡削之也則吾固本乎禮而為言

也雖為世之所詬膚何傷讀禮通考

黔敖食餓者

今即畫工善畫不能用極簡筆畫兩個人聲音笑貌蒙袂二句只八字而餓者形神心事悉畫出左奉食四句只十字而黔敖手口聲響又畫出更奇者上面伏一路字則此十八字乃是兩人在路上兩邊相對接情形又畫出下面補一句揚其目而視之則此餓者初來目已瞑至此忽聞嗟來一聲性氣勃發竪目直視光景又畫

出予惟不食句只十三字餓者一生氣骨誌傳銘贊寫不出者又悉畫出此雖吳道子神手將毋閻筆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豈獨餓者蓋棺論定即黔敖論定矣奇在此下贊聖賢造就狂狷作用又畫出初學辨體

駒王

後漢東夷傳徐夷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夷命徐偃王主之檀弓載徐容居之對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于河然則駒王即偃王

也濟河即所謂西至河上也_{田學紀聞}

檀弓誤字

檀弓載吳侵陳事曰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按嚭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于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乃善忠宣公作春秋詩引斯事亦嘗辯正

之云容齋隨筆

檀弓疊字省字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齊大饑黔敖為食于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緝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

於此見古人仁孝之理前一章疊四沐浴佩玉字而文不繁後一章省二餓者黔敖字而文愈簡又見古人叙事之法隨隱漫録

沐浴佩玉

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此檀弓之文也今之為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

孰有孰親之喪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盡其事然古意衰矣

容齋隨筆

太牢

太牢者謂牛羊豕具少牢者謂去牛唯用羊豕今人遂以牛為太牢羊為少牢不知太牢有羊少牢有豕也禮記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又曰卿大夫少牢士以特豕又曰特羊今士大夫往往循俗豕用不以為非嘉祐雜志載掌禹錫判太僕供祫享太牢祇供特牛而不供羊豕

然則流俗承誤如此觀唐人呼牛僧孺為太牢呼楊虞卿為少牢東都賦太牢饗注牛也知此謬已久野客叢書

驚蟄雨水

月令孟春之月言蟄蟲始振在東風解凍之下仲春之月言始雨水桃始華則雨水宜為二月節疏云漢時以驚蟄為正月中氣雨水為二月節劉歆作三統歷改雨水為正月中氣驚蟄為二月節祝子經亦云驚蟄本在雨水之前考工記注冒鼓以啓蟄之日曰孟春中氣也唐一

行改在雨水之後周禮攷工記注啓蟄正月中太玄卦氣亦以驚蟄在雨水前舊圖於雨水下注云律夾鍾今雨水在驚蟄前未知劉歆所改抑一行所改也觀太玄卦氣舊說疑劉歆欲改而未能至後人始以其書而改之十二月節氣中氣之法亦始于秦漢以來立此法以推日之行度古人簡畧只占中星而已堯典占四仲之中星月令占十二月之中星不但宵中而并及其旦中于是占法愈密矣熊氏經說

陰陽變化

鷹化為鳩陰為陽所化爵化為蛤陽為陰所化堇荼如飴惡變而美荃蕙為茅美變而惡困學紀聞

麥秋

緗素雜記載宋子京有皇帝幸南園觀刈麥詩曰農扈方還夏官田首告秋注云臣謹按物熟謂之秋取秋歛之義故謂四月為麥秋黄朝英引北史蘇綽傳麥秋在野之語以謂麥秋之說其來舊矣僕謂此說朝英蓋不

讀月令之過也月令孟夏之月是月也靡草死麥秋至麥秋之說已見此書何待引北史所載耶百穀各以初生為春熟為秋麥以初夏熟故以四月為麥秋此說見蔡邕月令章句野客叢書

日長至

夏至曰日長至蓋是日晝漏刻五十九夜四十一先此晝漏尚五十八刻日之長于是而極故曰日長至則至取極至之義也呂覽十二紀仲夏月日長至是也冬至

亦曰日長至盖是日晝漏刻四十一夜五十九過此晝漏即四十二刻日之長于是而始故亦曰日長至則至取來至之義也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是也然吕覽于仲冬則自曰日短至黄氏日抄曰世俗多誤冬至爲長至不知乃短至則短至自宜爲冬至冬至亦曰日長至陽之始長故喜之也扶陽抑陰之義也

金　罍子

氷堅凍解

月令七十二候終于冰堅始于凍解皆水也一歲之中始于水終于水天地一元之運其可知也故曰水含太乙之中精五行之始也浮天而載地天祿識餘

來歲

月令言來歲者二季秋為來歲受朔日秦正建亥也季冬待來歲之宜夏正建寅也困學紀聞

月令駁雜

禮記駁雜月令尤甚月令用夏正而車馬衣服之制皆

秦之舊也周制朝祀戎獵各以其事而月令乃以四時為變古者于禘則發爵賜服于嘗則出田邑而月令孟秋乃曰毋封諸侯毋以割地顧于立夏之日封諸侯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也而月令孟冬命太史釁龜筴蓋秦之正月也三代之官有司馬無太尉而月令孟夏命太尉贊傑俊此殆呂不韋賓客之所為耶寓簡

房中

禮記曾子問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注房中婦人

也今世稱妻則曰房下亦此意漢高祖時有房中樂詞唐山夫人所作武帝時有房中歌又云房中者性情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主制外樂而禁內情而為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王棠曰從房中看出壽考說到至道可想見古人造端夫婦之源有文有節不似後世邪僻淫亂單以一色字抹却房中命名之意也知新錄

壻女之父母死

昏禮既納幣有吉日而女之父母死壻之父母死其女

若壻曷故焉絶也於義則無絶也於禮則無嫌也曷為與其人有百年之約而曾不能以三年須乎謂貴夫男女之時也盍即其初致命而更娶嫁又必竢夫女若壻之免喪既以免喪而即吉矣此守制待期之男女曷故而必確守前言迄渝大盟非野于禮者之為是言乎按黄氏日抄云謂不得嗣為兄弟者言遭喪不得成婚為夫婦未成婚故托兄弟為辭遭喪之餘無望生全故以此辭于女女不敢嫁而待之服除而後成婚壻之于女氏父

母死亦然羅氏困知記云言弗娶弗許者免喪之初不忍遽爾以吉故辭其請亦所謂禮辭也其後必再有往復昏禮乃成聖人雖未嘗言固可以義推也二氏之解其庶乎得禮意矣金罍子

九齡

武王夢天與九齡以告文王而文王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按文王固聖然亦人耳何道以逆自知

其壽且百年而夢帝與九齡即信亦九年耳何道以知
武王之為九十年何道以能自損其三年以與武王而
以己之百年為九十七卒以武王之九十為九十三孰
為制若長短之命而得以父子相揖讓乎武王為子亦
曷忍捐父之年齡以自登也緣記者以武王克殷滅紂
在武王之末年故傅會為此以見文王父子黙相付授
之意審若此則武王伐紂初非天命皆文王全以私智
陰謀斡旋造化奪改天命以私諸其子而得之耶金氏

和而後月生

天秉陽一段是聖人極至之論朱子以和而後月生句為疑謂難道陰陽不和月便不生然考堯典四仲亦只說日星不說月後面幾說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便是將月另說歷法至近來西洋人愈講得精密但他只講得歷法不知歷理如何比得天地以為本四時以為柄日星以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幾句說得精月字亦不與日星同說此皆聖賢實實知道故如此的確說出

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蔡傳皆作比喻言其實此數句班孟堅說得好班云日為寒温月為風雨人事變于下天道應于上故云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星有好風好雨亦有好燠好寒者日永星火非燠乎日短星昴非寒乎下文冬夏即燠寒也蔡傳以四有字相配而以月之從星二句另說故差班孟堅以星好風好雨另說而以下文兩則字相配便明白的確寒温皆日

主之風雨從地起故月主之但看潮汐全應月蛤蚌之類皆以月之盈虧為肥瘦海中颶風起定在六月十二卻不應節氣只是盈堅尚不細膩有冬有夏如何嵌一月字在内蓋寒燠雖因日之遠近而月亦有分月去人最近如冰輪在頭頂上故日北陸則殺其暑南陸則益其寒所以不單言日行至風雨則全是月主之問人事變於下天道應于上二句何所指曰此本言庶徵也曰月之行經歷星之好寒者則為冬倘當寒而燠是必人

事之變日月之行經歷星之好燠者則為夏倘當燠而寒又必人事之變月從星之好風者當風而不風與不當風而風從星之好雨者當雨而不雨與不當雨而雨亦皆人事之變上言雨暘寒燠風此言冬即寒夏即燠風雨即上風雨不言暘者不風雨則皆暘不必說也月在天地陰陽之間所以說和而後月生說他在天他去地極近全管地下的事說他在地他又與日星為類而名三光說他是陽他却體質全是魄說他是陰他却

受日之光亦能久照三五而盈從陽也三五而缺從陰也問如何是月以為量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歳以此為度量日大暑熱他以冷氣節宣之夜至幽他受陽光照臨之亦為之劑量也問如何是鬼神以為徒曰如易中水火山澤雷風皆是天之材料各有職掌然使各各不相照顧豈復成天地惟中間有帝為之主宰便都聯成一箇所以水火相濟山澤通氣屈伸往來變化流行皆鬼神也如國家六曹各有經管總是替人主辦事如耳

目鼻口手足都是人之材料然有心在衆皆稟令便聯成一箇去此便不成物事故曰鬼神以為徒（榕村語錄）

天秉陽一段極精以陽屬天日星從之陰屬地曰竅于山川則風雨從之故十里不同雨百里不同雷千里不同風地之為也金木水火土雖皆從地然質具于地而氣行于天故曰播于四時間和而後月生不似先有日星而後有月乎曰却不可如此說特語勢自然如此耳（榕村語錄）

腥爓

祭禮有腥爓熟三獻舊說以謂腥爓備太古中古之禮予以為不然先王之于死者以之為無知則不仁以之為有知則不智薦可食之熟所以為仁不可食之腥膊所以為智又一說腥膊以鬼道接之致疑也或謂鬼神嗜腥膊此雖是異說聖人知鬼神之情狀或有此理未可致詰夢溪筆談

八蜡

禮八蜡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此經之明文也鄭氏去百種而增昆蟲方氏去百種而分貓虎爲二張子雖用百種而序之于末皆非也昆蟲無作乃祝詞祝神正祈昆蟲之無作乃謂之祀昆蟲可乎草木歸其澤澤音達各反與壑作相叶蔡邕獨斷載祝詞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豐年若土歲取千百與禮文少異焦氏筆乘

舅姑

舅姑猶云父母也舅舊也姑古也長老之稱也婦以夫為家夫以婦家為外家故婦稱夫之父母曰舅姑夫亦稱婦之父母曰外舅姑夫婦判合為一體也今人以舅稱妻之兄弟朱子語録曰據前輩但以兄弟稱之妻亦稱夫之姊妹曰姑然則據古人直當稱姊妹耳漢書薛宣傳敬武長公主曰嫂何與取妹曹大家女誡亦稱嫂妹其証也伯叔者兄弟之别名故妻稱夫之兄弟曰伯叔然古人稱其夫兄曰兄公據此稱夫之弟亦宜直謂

之弟耳稱其夫兄之妻亦曰嫂張負以女孫事陳平戒曰汝事兄伯當如父事嫂當如母金樓子

笏制

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魚須文竹謂以竹爲笏而刻畫爲魚須之文以飾之蓋大夫下于諸侯故不敢用象而文以魚須亦示華重之意若士又下于大夫故直用竹之本形爲笏而不加飾其視魚須爲又殺矣此象字與上象字不同

本象者言用竹之本形也應氏謂士以遠君而伸故飾以象則是位下大夫而儀文顧與諸侯相埒豈先王辨等之禮哉焦氏筆乘

義與志與

記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解者曰謂所問合義則為之卜若出于心之隱微則不為之卜心之隱微蓋若春秋南蒯之枚卜者是也左氏亦曰易不可以占險其嚴如此然漢嚴君平賣卜筮成都市乃

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與言吉凶依于孝弟忠順則不問其義志矣要之各因其勢而導之以善則亦易意也北史魏耿元喜卜占而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元輒拒不許每云今既貴矣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雖貴家必有吉凶使貴者更慕望富貴信鄙矣若問它吉凶邪得無言然其不妄為人卜則亦禮意也金疊子

明堂位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勲勞于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閟宫傳遂縁此以解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之文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者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正矣於事猶未之考也按左傳隱公九年考仲子之宫將萬焉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若魯先公素用八佾則其羽數隱公自能知之何以

問于衆仲故春秋于桓五年書曰大雩見大雩之僣始于桓也閔二年書曰禘于莊公見禘之僣始于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不從見郊之僣始于僖也自伯禽以下十八世皆未有郊社樂歌而獨自僖始則僖以前未有郊社之事而始僣于僖可知矣閟宫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蓋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其不出成王之賜尤為可證又呂氏春秋魯惠

公請郊廟之禮于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使成王果賜周公則惠公何以復請平王使史角報之蓋未之許也且襄王之衰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隧謂賢如成王其見乃出平王襄王下哉焦氏筆乘

黔首

祭義曰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内經曰黔首共飲食莫知之也李斯刻石頌秦德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于秦紀謂秦名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

民秦言黔首葢因太史公之語也然祭義內經之書實先秦世黔首之稱古矣恐有不因秦也不然則二書所稱亦後世竄入之說爲可疑耳丹鉛總錄

碑

碑說文豎石紀功德從石卑聲徐曰槃古宗廟立碑以繫牲耳後人因于其上紀功德此碑字從石秦以來制也七十二家封禪勒石不言碑七十二家封禪之言始于管仲不言碑穆天子傳乃爲名迹于弇兹石上亦不

言碑也銘勒功德當始于宗廟麗牲之碑也祭義言麗于碑士昏禮聘禮入門當碑揖則大夫士廟内皆有碑鄉飲酒鄉射三揖注云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則庠序之内皆有碑碑所以識日景觀碑景邪正以知早晚宮廟用石為之葬碑取懸繩繂暫時往來運載當用木而已又釋名云碑被也葬時所設臣子追述君父之功以書其上徐曰劉熙言起于懸棺之碑者蓋令神道碑也初學記碑悲也所以悲往事令人墓隧宫室之

事通謂之碑矣韻會舉要

八音

先王之制樂也具五行之氣夫水火不可得而用也故寓火于金寓水于石鳬氏爲鐘火之至也泗濱浮磬水之精也用天地之精以制器是以五音備而八音諧矣日知錄

肉好

璧孔曰肉孔言其美滿也樂音曰肉好言其圓滑也禮

記曲直繁瘠廉肉節奏注或宛轉而曲或徑出而直或豐而繁或殺而瘠或稜隅而廉或圓滑而肉或止而節或作而奏焦氏筆乘

共工氏

禮記祭法漢書郊祀志皆言共工氏霸九州以其無錄而王故謂之霸歷志則云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强故霸而不王周人遷其行序故易不載注言以其非次故去之史記律書顓帝有共工之陳

以平水害文頴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顓帝伐之本主水官因為水行也然左傳郯子所叙黄帝炎帝五代所名官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杜預云共工氏以諸侯伯有九州者在神農之前太昊之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蓋其與炎黄諸帝均受五行之瑞無所低昂是亦為王明矣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至今祀以為社前所記謂周人去其行序恐非也至於怒觸不周之山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此説尤為誕

罔洪氏出于此本曰共左傳所書晉左行共華魯共劉皆其裔也後又推本水德之緒加水于左而為洪云堯典所稱共工方鳩僝功即舜所流者非此也時以名官故舜命垂為之容齋三筆

孔悝鼎銘

春秋衛莊公銘孔悝于鼎一則曰叔舅二則曰叔舅按左氏孔悝實莊公姊伯姬之自出伯姬潛入蒯聵于孔氏逼其子而盟之故孔悝出輒而立蒯聵是為莊公莊

公既立而德孔悝因為之銘如此則孔悝親莊公甥公
銘悝反謂叔舅亂名實矣以是知周室天子凡稱于同
姓之諸侯曰伯叔父稱之異姓曰伯叔舅皆全不顧倫行
徒謾為好詞以相要此文勝之獘也其流至于漢呂氏
遂娶張敖女配惠帝乃以甥妃舅鳥獸亂而不耻也金壘
子
鼎銘所引孔達事事多可疑且蒯瞶之入在魯哀公十
五年冬其事本出渾良夫所為至次年六月即逐悝母

子醉而送之重酬之大夫皆有納所作鼎銘或者重酬之一端然本注以公曰為蒯聵所言以叔舅為尊稱孔悝殊未允當案孔圉娶蒯聵之姊而生悝則聵舅而悝甥也又非天子稱異姓諸侯之比何至以叔舅稱之又哀十六年經書正月己卯蒯聵自戚入于衛以歴推之六月乃丁未十一日丁巳二十一日丁卯亦無六月丁亥日祭統篇末魯人誇魯之言不自知其妄此鼎銘亦妄也熊氏經說

繼父同居者

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雖三王之世不能使天下無孤寡之人亦不能使天下無再適人之婦且有前後家東西家而為喪主者矣假令婦年尚少夫死而有三五歲之子則其本宗大功之親自當為之收恤又無大功之親而不許之從其嫁母則轉于溝壑而已于是其母所嫁之夫視之如子而撫之以至于成人此子之于若人也名之為何不得不稱為繼父矣長而同居則為之服

齊衰期先同居而後别居則齊衰三月以其撫育之恩次于生我也為此制者所以寓恤孤之仁而勸天下之人不獨子其子也若曰以其貨財為之築宫廟此後儒不得其說而為之辭日知錄

中道而廢

坊記鄉道而行中道而廢解與中庸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同義如此則下文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已都不合愚意此中字音衆中道

與中庸從容中道之中道同道謂仁也中道所謂中心安仁也言求仁者必至是而後已猶射者之期于中的而止耳金壘子

袒免

宋儒程子泰之嘗辨袒免謂免如字不當如鄭氏音問予始愛其文久而考之禮經則程子所辨未合也程子曰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為免予則曰布廣一尺從項交額而卻繞于紒是固不成其為冠也鄭氏亦未嘗以冠

名之也程子曰解除吉冠之謂免如免冠之免子則曰此非禮經意也禮秃者不免謂其無紒可繞故不免也又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洵如經言則不止于不冠而已如之何借免冠以為釋也程子曰衰經冠裳俱有其制而袒免則元無冠服故經莫得而記予則曰經文有之矣程子未之詳也禮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是免用麻也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是免

用布也布與麻者免之制也其可謂之無其制歟程子
曰禮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是冠與免對
也故得以免冠爲免予則曰非也冠與笄對免與髽對
者也髽不止于除笄而免獨止于免冠乎左傳韓之戰
秦穆公獲晉侯穆姬登臺履薪使以免服衰經逆則免
之有服審矣程子又釋喪小記曰父母皆應以麻括髮
而古禮母皆降父故減麻用布而特言免以明之予則
曰此又非也經文上言括髮而下言免則免與括髮不

同不可以合釋之也有免而括髮者焉母喪是也有免而不括髮者焉屬及五世之喪是也程子復終言之曰予疑鄭氏故著此以待博而不惑者折衷之予則曰甚矣程子之好學也雖然鄭氏之距古遠矣程子與予之距鄭氏也又益遠先儒之立言也雖不能無醇駁而其音釋必有所師承未可遽以為疑也幸而程子尚有所待故予得發其臆說如此予非博者也蓋能信經而不惑者也

禫

言有出于近古之儒與經傳之言似異而實同正可相為發明者如禮經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而戴氏變除篇云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是也二十五月者再期大祥之月也從死月數之復遇是月始為再期故曰二十五月也當是時埋衰服斷杖棄之可以謂之畢矣然猶有哀痛未盡思慕未忘故間傳曰再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鄭注云中月間一

月也二十五月之後猶服縞麻又間一月而禫非二十七月而何哉然二十七月終不見于經則賴有雜記之文可證其言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鄭注云父在為母也凡期喪十三月而終矣為母得延兩月至十五月而禫斯即間月而禫之證也又何疑于戴氏鄭氏之說哉為異說者始于王子雍以月中釋中月遂謂祥祭之月即行禫祭而服盡除矣蓋嘗論之有必不然者二古人祭必卜日吉事先近日凶

事先遠日先近日者卜上旬不從則卜中旬又不從則用下旬先遠日者卜下旬不從則卜中旬又不從則用上旬張子曰不云三筮筮日止于三即是說也今以中月為月中則禫祭斷在中旬矣將不卜乎藉令祥祭一卜而從則當在下旬豈可先禫而後祥乎必不然者一也間月禫祭之制本出于三年喪父在為母壓屈于父不敢終重服而惟此祥後之縞麻不纎同于三年也于是乎有十五月之制馬氏泥于檀弓是月禫之語曲為

之解曰祥禫施三年之喪則其月同施于期喪則其月異為父三年得致哀戚之情故祥禫同月以彌其日為母期年不得致其哀戚之情故祥禫異月以彌其月果若此言則期喪之禫視三年反加隆矣凡五服儀節無不以次減殺何以一條之獨異乎又喪服小記為父母妻長子禫妻服亦重次于父母叔向等之于三年喪故亦有禫制四服並列有斬有齊有杖期何嘗分同月異月乎又何嘗因哀戚之得致與否而進退裒益于其間

乎議禮者固可臆撰如此乎必不然者二也至于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則自有正解陳用之云是月之云乃發下文非蒙上文也猶言子于是日哭則不歌也徙月樂者即孟獻子禫懸而不樂踰月吉祭乃作樂之說也斯言諒矣或謚予曰三年之喪再期也至親以期斷加隆焉使倍之非禮經乎曰再期曰期斷加倍則誠二十五月矣予應之曰此就祥祭之日言之也原未嘗謂祥禫之事盡畢于此也是日也重服已釋古人直謂之

除喪故言喪畢檀弓言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焉在禮祥之日鼓素琴故夫子予之琴又孔子既祥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二子或過或不及亦在斯時可知矣豈非祥後除喪之明證哉家語詩傳並載此條作喪畢而見蓋與禮經合然自是以後猶有素縞麻衣縓冠黃裳之漸變

豈限于此乎戴氏所言者變除也言變除則必迄于玄端吉祭而後止故曰二十七月而禫復何悖于經哉秦火之後諸儒掇拾殘燼安知當時不别有據而輕議之杜佑氏曰除服後一月服大祥後一月服禫服是則除服之後更有餘服古人亦有知之者矣統而論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猶言期之喪十有三月而畢也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禫猶言期之喪十五月而禫也三年之喪有不禫者矣臣為君妾為夫子為慈母是也期

之喪有不禫者矣伯叔以下父母在為妻是也有禫不禫之分無同月異月之别三年之有禫者終于二十七月無禫者終于二十四月去禫言之則皆終于二十五月此禮經之㫖也讀禮通考

奠雁

奠雁古禮也詩云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親迎執雁先儒謂娶不再偶之義竊恐未然盖古人重冠昏皆以士而用大夫車服不以為僭大夫相見

執鴈昏禮既以士而服大夫之公服乘大夫之墨車則見婦翁不得不用大夫之贄禮矣士宜執皀矣執大夫之鴈取其攝盛也若謂親迎之始遂期其將來如孤鴈失不再偶可謂祥乎冠禮三加幞頭服公服革帶納鞾執笏與此同義焦氏筆乘

貍首

貍首之詩古人以為射節在騶虞之下采蘋采蘩之上想見孔子删詩之時其詩已逸不然則此詩未必見

删于聖人也或其他詩家自有而毛公逸之亦未可知也小戴射義所記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公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此貍首之詩也大戴投壺篇所記上章本同而前一句曾孫侯氏為數句偶斷恐大射張侯等語本以解說侯氏因亂入正文爾下文又換韻曰弓既平張四侯具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順乃張此亦貍首之詩也首章必有貍首二字故以名其

詩此必第二章第三章也貍首之詩不幸逸于詩家幸而畧傳于禮家小戴得其一章而大戴尤詳騶虞貍首皆言射用之天子諸侯皆有間若一重韻疊歌之也熊氏

經說

自立

儒行言自立者二言特立者一言特立獨行者一人所以參天地者其要在此如有所立卓爾顏子言之立天下之正位先立乎其大者孟子言之困學紀聞

隕穫

儒行不隕穫於貧賤晏氏曰隕如籜之隕而飄零穫如禾之穫而枯槁穫之從禾是矣而隕之為籜則何取乎隕從阜員聲從高而下也易曰有隕自天公羊星霣如雨此隕字之義也若曰如阜之隕而頹落斯得其義矣

焦氏筆乘

須臾

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

請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稱須臾言不敢久也記曰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而書酒誥之篇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是豈待初筵之規三爵之制而始不得醉哉日知錄

經稗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經稗卷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徐彩

經稗卷十一

兖州府知府鄭方坤撰

四書

韓退之註論語

張籍祭退之詩云魯論未訖注手足今微茫是退之嘗有論語傳未成也今世所傳如宰予晝寢以晝作畫字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字浴乎沂以

浴作沿字至為淺陋程伊川皆取之何耶又子畏于匡顔淵後曰吾以爾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死字自有意義伊川之門人改云子在回何敢先學者類不服也聞見後錄

四書異解

學者日覽羣籍而足未履方州不特見聞之隘即四子書亦未得其解也如伯牛有疾章紫陽小註曲為之說殊不知鄒魯之家土牀俱在南牖下伯牛卧牀夫子從

牖外執其手而歎耳南方橋梁之以木成者數十歲而一易北方則一歲一易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蓋冬月潦盡然後徒杠輿梁可成春水大至則撤其材而藏之策馬褰裳各因深淺而涉苟非踰晉越秦豈識厲揭之章哉余補官東粤其土之宜木唯榕最高大而壽郊壥鄉遂無不有社皆依榕而立始知夏氏殷人之以松以柏亦猶粤之以榕也䣓𦡝

解經穿鑿

韓退之謂論語子在回何敢死死本先字僕觀北史李
虎拜迎魏帝帝曰朕以卿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乃
知本死字劉原父謂尚書愿而恭恭疑泰字蓋愿而加恭
則愈拘而不和矣豈濟其不及哉僕觀南史顧愿字子
恭虞愿字士恭則知恭字蓋古也郭次象謂孟子少則
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少當讀如多少之少謂人既
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少艾艾言息也如耆艾之艾此
說亦佳然觀離騷竦長劒兮擁幼艾戰國策不以予工

乃與幼艾注引孟子慕少艾之語又齊王有七孺子注
云孺子謂幼艾美女也又知以少艾為幼美自古已然
矣後世解經有極佳處然觀史傳所引又往往不然似
此甚多不可殫舉僕舊從老先生授論語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已謂孔子每事讓
遜不應自謂人不如我好學只移焉字下一點於焉字
上以焉字作煙字讀文意夐别然觀北史引此語則曰
如丘者焉因知後學之解聖經正不必用意過當為穿

鑿之說無悖於聖人經旨斯可矣 野客叢書

論語有章句

論語自有章句而說者亂之論語中固有因古語而為說者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兩句正是古語其曰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云者乃孔子因此語有所感發故為此說也以類求之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

時哉時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凡此類皆因上句而立說則上句乃亦古語耳弟子因而併記之章次如此說者以其始語無孔子曰字遂或以上句附前段而為說至以唐棣比可與權誤矣又如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其下繼以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此宜是一章德行言語政事

文學說者以為四科蓋是孔門中當時有此科目弟子記之遂因而記孔子所言顏閔於其後以見顏閔所以列於德行為四科之首者如此此二子曰連四科而為說亦可蓋文理或然爾以類求之如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此四句亦必當時有此品論其下云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者亦與記顏閔同也此當是一章又如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繼以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伯夷叔齊與至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此又是一章文勢與前二章正是一類說者又以始語無子曰字多以四科連上文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為一章若然則柴也愚參也魯當附冉求聚斂之下而逸民者又當與子路對荷蓧丈人處併而為一也可乎論語章句如此而說者亂之遂失其義茲不可以不正捫蝨新話

論語點句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

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讀此知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蓋於之字上點句

孟子解詩

解釋經旨貴于簡明惟孟子獨然其稱公劉之詩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而釋之之詞但云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其稱烝民之詩天生烝民

有物有則民之秉彞好是懿德而引孔子之語以釋之但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彞也故好是懿德用兩故字一必字一也字而四句之義昭然彼訓曰若稽古三萬言真可覆醬瓿也容齋隨筆

格物

錢升巖曰大學以格物始以絜矩終格物則量度本末絜矩則量度人已故廣運曰格量度也漢書曰度長絜大絜亦度也如此則前後一貫矣四書賸言

先仲氏舊論格物謂大學並出物字不當一字作兩解假如他經物字雜出不倫周禮宗伯辨名物春秋傳納民軌物國語毛以示物樂記物以羣分禮記緇衣言有物而行有格尚書克勤小物則一經一義一字一詁任其自便至若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則不得謂六德之物非六行之物哀公問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則不得謂仁人一物孝子又一物令大學既以本末為物則格物之物即是本末之物乃又舉他物以解格

物則即本文一物字而前後異義豈可為訓

四書 賸言

邦畿千里

余嘗讀貨殖列傳至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不覺歎曰異哉三河皆不出殷家邦畿之内而世或未知蓋自湯居南亳以後紂居朝歌以前凡六百四十五年都河南者三焉都河北者四焉三者何一括地志云南亳故城在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即湯所都是一滎

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敖地也即仲丁所遷是一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即盤庚所遷是四者何一故殷城在相州内黄縣東南十三里即河亶甲所築而都者是一耿城故耿國在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祖乙時圯是自祖乙前已為都矣一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内西南角即祖乙所遷是一朝歌故城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本妹邑或曰武乙遷焉或曰武丁始都者是計南亳在極東耿城在極西相距

雖未二千里要實不止千餘里則殷家之邦畿若是其遼廓乎余曰以周家鎬京方八百里顏師古云八八六十四為方百里者六十四也雒邑方六百里顏師古云六六三十六為方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共得方百里者百故詩云邦畿千里然則周所謂千里乃指國言豈如今路程之里數乎竊以周既然殷何獨不爾四書釋地

財者末也

古人以財為末故舜命九官未有理財之職周官財賦

之事一皆領之於天官冢宰而六卿無專任焉漢之九卿一太常二光祿勲三衛尉四太僕五廷尉六鴻臚七宗正八大農九少府大農掌財在後少府掌天子之私財又最後唐之九卿一太常二光祿三衛尉四宗正五太僕六大理七鴻臚八司農九太府大略與漢不殊而戸部不過尚書省之屬官故與吏禮兵刑工並列而為六至于大司徒教民之職宰相實總之也罷宰相廢司徒以六部尚書為二品非重教化後財貨之義矣

易色

易色有二義一作改易之易音亦則色是顔色謂改容而禮之程伊川云變易顔色是也一作難易之易音異則色是女色謂尊賢則輕女色漢李尋論天象有云少微在前女宮在後賢賢易色取法于此顔師古所謂尊上賢人輕略於色是也若云易其好色之心則必明出好字如如好好色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未有衹下一色字而可成句者凡訓詁之家名為章句則于字句閒似亦

不宜臬兀如此

皆能有養

先仲氏曰養有二義一是飲食一是服侍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此飲食也若儀禮既夕禮養者皆齋文王世子暨言疾則世子齋玄而養此侍疾也世無疾困饗飲食者至檀弓事親左右就養註作扶持舊嘗疑之及事君事師亦曰就養則未聞君就食于臣師可往教如近世延師供饍者然後知養之為奉侍非飲食也故鄭康

成註就養有方謂不侵官而孔穎達引春秋欒鍼御晉侯事以明之謂欒書帥師雖君車陷淖而代御救君謂之侵官此正釋養最親切處若孝經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則初生孩幼豈供菽水所謂承歡即養也故養上有二義飲食與奉侍是也養下亦有二義撫育與乳哺是也未有學養子乳哺也以善養人中也養不中非乳哺也養物亦然食而弗愛餵飼也莊生養木雞孟子養貳棘非餵飼也徐仲山曰犬馬能事人故曰能若人養

犬馬何能之有幾見有人而不能餵畜者乎唐李嶠為獨孤氏請陪昭陵合葬母表云犬馬含識烏鳥有情寧懐反哺豈曰能養則在唐時皆以犬馬比人子以能養為能奉侍親故馬周上疏有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此皆釋經之顯見於章疏者若晉束晳補亡詩云噭噭林烏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此雖以養為食養然亦禽養親非人養禽也且晳本晉人其在晉時已未嘗一用何說即至趙宋王豐甫辭免起復表

亦尚云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累至乃不意數千年
共遵之註而何氏以一人變之以晉唐宋並不一用之
邪說而朱子忽遵之張南士曰古罕譬曲喻皆有倫類
儗非其倫古人所禁豈有斥親為犬馬而可以出口語
立文字者鄭子家以畜老比君遂成弒逆齊鮑牧斥先
君豎牛終是奸黨豈聖人告人而肯出此坊記子云小
人皆能養其親不敬何以辨此正與皆能有養同一語
氣然則夫子此言夫子已自註之矣人不解經亦當通

經盍亦取坊記一再讀之論語稽求篇

攻乎異端

盧格荷亭辨論云攻有二義治則庶民攻之擊則鳴鼓而攻之晉索紞傳叔徹善術數占候鄉人就占者如市紞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己無為多事多事多患遂詭意虛説無驗乃止唯以占夢為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孫奕示兒編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止也我太祖之解亦然夫有異端必有同端所謂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者

聖人之同端天下大同之道也夫何異之有哉留青日札

荀亭辯論侍御盧格著也解攻乎異端言攻字有二義治辭則庶民攻之是也擊辭則鳴鼓而攻之是也謂擊去異端斯害也已昨見宋儒孫奕示兒編內有此說其解尤明白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由也已之已止也可謂簡而明也七修類稿

不仁

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為好犯上好作亂之人一為巧

言令色之人自幼而不孫弟以至于弑父與君皆好犯上作亂之推也自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以至于茍患失之無所不至皆巧言令色之推也然而二者之人常相因以立於世有王莽之簒弑則必有揚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禪代則必有潘勗之九錫是故亂之所由生也犯上者為之魁巧言者為之輔故大禹謂之巧言令色孔壬而與驩兜有苗同為一類甚哉其可畏也然則學者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以消其悖逆陵暴之心繼之

以忠信以去其便辟側媚之習使一言一動皆出於其初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然後可以脩身而治國矣記者於論語之首而列有子曾子之言所以補夫子平日所未及其間次序亦不為無意日知錄

宋不足徵

宋自微子至戴公禮樂廢壞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後又亡其七至孔子時所存才五篇爾宋商王之後也於先代之詩如是則其他可知夫子所謂商

禮吾能言之宋不足證也蓋有歎於此杞以夏后之裔至于用夷禮尚何有於文獻哉郯國小於杞宋少昊氏遠于夏商而鳳鳥郯子枚數不忘曰吾祖也我知之其亦賢矣容齋隨筆

媚奥

奥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奥此即竈之神矣時人之語謂媚其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時也注以奥比君以竈比權臣本一事也析而二

之未合語意日知錄

入太廟每事問

鄹魯邑名今則在鄒縣界鄹人之子乃孔子少賤時之稱集註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最當始仕即指孔子年二十為委吏二十一為乘田吏言方與少賤稱相關合或曰二者何等卑職敢駿奔走於廟中余曰觀祭統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皆以有事於宗廟

尸以其餘畀之則委吏若周禮之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乘田吏若周禮之牛人羊人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羊人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者也非無與於廟事其應在羣有司之列可知獨當祭時魯君在前卿大夫侍從雝雝肅肅安得容一少且賤者啾然致辭說哉故顧瑞屏以為子入廟當是隔日宿齊始可每事問者是不然作平日往觀如荀子所載孔子觀于魯桓公廟有敧器問守廟者曰此為何

器之類則非執事有恪時縱來不知禮之誚亦不必穀

然立辨曰是禮也以明其敬謹之意此則吳愈亦韓語

余云爾因并識之四書釋地續

哀公問社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

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

不咎古人立社但若因其土地所宜木為之初非求異

而取義於彼也哀公本不必致問既聞用栗之言遂起

使民戰栗之語其意謂古者弗用命戮于社所以威民
然其實則非也孔子責宰我不能因事獻可替否既非
成事尚為可說又非遂事尚為可諫且非既往何咎之
有或謂使民戰栗一句亦出於宰我記之者欲與前言
有别故加曰字以起之亦是一說然戰栗之對使出於
宰我則導君於猛顯為非宜出於哀公則便即時正救
以杜其始兩者皆失之無所逃於聖人之責也哀公欲
以越伐魯而去三家不克成卒為所逐以至失邦其源

蓋在于此何休註公羊傳云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敬謹貌主天正之意也然則戰栗之說亦有所本公羊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三代所奉社其亦以松柏栗為神之主乎非植此木也程伊川之說有之容齋五筆

管氏有三歸

舊註引包咸說謂三歸是娶三姓女婦人謂嫁為歸諸

儒說皆如此朱註獨謂三歸是臺名引劉向說苑為據則遍考諸書並無管仲築臺之事即諸書所引仲事亦並無有以三歸為臺名之說劉向誤述也禮諸侯娶三姓女大夫娶一姓女如春秋僖二十年西宫災公羊傳引魯子曰魯有西宫以諸侯有三宫也而何休註三宫者謂諸侯娶三國女是時僖公為齊所脅以齊媵為適而廢楚女于西宫故云則是三娶者國君之禮是以舊集解疏義亦云禮大夫雖有妾媵然適妻則祇娶一姓

今管仲娶三姓女故曰三歸其說甚明故國策則明云管仲為三歸之家漢公孫弘云管仲相齊桓取三歸而班氏食貨志直云在陪臣而娶三歸曰家曰娶則斷是娶女不是築臺審矣況史漢諸註凡引三歸者無不以三娶為解故朱子語類亦知三歸是三娶但曰如此却是僭不是奢故不用其說殊不知僭即奢也史記管氏富擬于公室有三歸反坫漢書禮樂志陪臣管仲季氏之屬三歸雍徹八佾舞庭皆以三歸為奢僭之事蓋奢

與僭相因奢則必僭誰謂奢僭兩事乎劉向誤述仲事因誤解國策所致按國策周文君免工師籍相呂倉而國人不悅因曰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于民也國策此說謂管仲子罕同一掩蓋君非之事故相連引及非謂宋君築臺管仲亦築臺也宋公之非在築臺故子罕以扑築掩之桓公之

非在女市女閭之多則管仲以三娶掩之其掩蓋君非則一而築臺娶女截然兩分此最明了者劉向見兩事並引且兩事皆掩蓋之事而三歸之上不立娶字遂疑為一類而涵齊于宋涵仲于罕涵娶女于築臺且公然改三歸之家家字為臺字而不顧則試思齊桓之非在多女而仲以築臺掩之是遮甲而障乙也可乎且說苑此文明襲國策說苑云桓公以政歸管仲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于民其所云自傷于民則正襲國策非自

傷于民語國策以為有此掩蓋之臣則君不自傷于民此連二事以解周公非謂管仲欲自傷于民也讀古不察展轉訛謬幸有明眼者為之驚心萬古長夜于是始旦不然漢後儒說其足誤人者多矣況左傳國策則更非漢儒師承可藉口耶 論語稽求篇

里仁

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孟子論函矢巫匠之術而引此以質之說者多以里為居居以親仁為美予嘗記

一說云函矢巫匠皆里中之仁也然于仁之中有不仁存焉則仁亦在夫擇之而已矣嘗與鄭景望言之景望不以為然予以為此特謂閭巷之間所推以為仁者固在所擇正合孟子之意不然仁之為道大矣將安所擇而處哉容齋隨筆

適莫與比

適莫與比皆指用情言適者厚也親也莫者薄也漠然也比者密也和也當情為和過情為密此皆字義之有

據者若曰君子之于天下何厚何薄何親何疎惟義之所在與相比焉國語司馬侯曰罔與比而事吾君矣與比二字此為確註又正義于子見南子節註云子路以為君子當義之與比不當見淫亂舉比義與親亂反觀更自明白後漢劉梁著和同論有云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君子之于天下無適無莫直以適莫主愛惡言若李燮傳稱燮拜議郎所交皆舍短取長成人之美其時潁川賈彪荀爽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

無適莫直以無適莫言變之用情無厚薄處則是漢魏解經先後一轍不惟論說兼見行事而坐井之徒竟不知井外之有天何也論語稽求篇

公冶長

楊用修云世傳公冶長通鳥語未見所出然宋之問詩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樂天禽蟲詩序予非冶長不能通其意則似實有之矣按冶長辨鳥雀語云唶唶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

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此具論語疏豈用修未之見耶左傳介葛盧辨牛鳴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論衡廣漢陽翁偉能聽百鳥音世間自有此等竒事未可臆斷其無也金罍子

佞

令之書尺稱人之美德繼之曰不佞不佞意謂不敢諂佞非也左氏昭公二十一年載奮揚之言曰臣不佞注云佞才也漢文帝曰寡人不佞注云佞才論語云不有

祝鮀之佞注亦云才也古人佞能通用故佞訓才左氏

載祝鮀之言行極備蓋衛之君子也衛之宋朝姿貌甚

美衛靈公夫人南子通之孔子之意蓋謂無祝鮀之才

而有宋朝之容則取死之道故曰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嬾真子

無所取材

乘桴之歎原屬寓言忽復作莊語譏其不裁度事理則

與夫子諷歎本旨全然不合况材裁不通周易財成天

地漢書財察財擇並非材字即欲強通而裁處之處并不是取凡事可受裁則曰取裁令譏其不裁而加以取字材裁可強通處取難涸見矣鄭康成曰材桴材也夫子乘桴是微言而子路不解故復以微言諷之若曰由也乘桴之急過於我但大海蕩蕩桴材極難筭欲覔取一佳材而無所耳爾雅桴柎也國語齊桓西征乘桴濟河大抵皆編竹為之可涉小水不可涉大川况大曰筏小曰桴小物大用材更難得此與屈原九章乘氾柎以

下流兮無舟檝之自備同意 論語稽求篇

晝寢

喬文衣曰經書中魚亥儘多後學尊經遂不敢辯如畫寢章先君謂晝當讀畫寢寢廟也畫寢者畫其寢廟也諸侯畫寢大夫以丹士庶以白至春秋僭亂成風宰予習焉而畫其寢過斯甚矣朽木糞土所以明其賤何誅之責所以甚其失不然一晝寢耳罪豈至是又考字書無晝字三宿而後出晝又讀作晝即畫也亦是晝字晝

作畫其必然乎然昌黎論語解已有此說
因樹屋書影

山節藻棁

居蔡與山節藻棁是兩事禮曰國君有守龜又曰家不寶龜故漢食貨志云元龜為蔡非四民所得居其曰居者猶藏也守也猶言有藏龜有守龜也文仲居龜便是非禮故家語漆雕平對孔子曰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正指此事若山節藻棁則是天子宗廟之飾明堂位曰山節藻棁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文仲以大夫而僭

天子之廟飾此又一事故漢食貨志序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棁後漢輿服志云禮制之壞諸侯陪臣皆山節藻棁並指文仲此事言若禮器又云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君子以為濫矣雜記亦云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則以管仲當時亦僭此禮故屢及之是明明一天子禮制確確鑿鑿毫無虛假乃不知何見註作媢蔡之室致不學之徒巧為立說謂龜靜宜山龜潔宜藻真稚儒笑話聞者掩口矣按山

藻禮數見之尚書十二章所云山龍藻火者皆有名法飾不是祕事故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餘或藻或火而後漢輿服志有云公自山以下子男自藻以下皆物數限制之顯然者豈註經者而可不解此論語稽求篇

左丘明

孔安國曰左丘明即魯太史也按漢藝文志左氏傳國語皆魯太史左丘明著司馬遷傳孔子因魯史記作春

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復纂異同為國語而劉向劉歆杜預輩皆言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歆且曰左丘明好惡與孔子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侔也其曰好惡與聖人同則明指論語左丘明恥之諸句自唐人啖助趙匡陸德明輩不知何據乃曰論語所引丘明乃史佚遲任之類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謂左氏即其人非也宋程伊川遂謂左丘明古之聞人而朱子用之亦遂分

論語左傳為兩人然實無明據且未嘗言作春秋傳者並非左丘明也至明嘉靖間有季本者作私考一書引宋儒說謂左氏立言已雜秦制如臘者秦之祭名也酎者秦之飲名也庶長者秦之官名也而傳語皆及之類非戰國以前文字而謂丘明受經於仲尼豈不謬哉又云三傳之得立學官公羊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史稱左氏漢初出于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蓋蒼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記籍又善歷律而仕漢為淮南

王長相十四年得非蒼自與其徒掇拾而成之者乎當
時隆萬間有失名氏書名左季折衷取左傳與季氏私
考而折衷之有云據史稱張蒼好書博聞遂律歷之學
史遷作列傳尤備使蒼為此書則史遷同時未有不聞
其事者肯聽之冥冥反曰左丘明無目作國語乎且漢
武初年河間獻王好古書購求聚殖多至五百餘篇而
左氏春秋在焉則左傳之出不後公穀特以未立學官
致史記儒林失載故劉歆移書太常讓諸博士專欲立

左氏學官正以左傳非後出也是以觀武紀則知左傳與尚書毛詩同入河間之購觀歆書則知左傳與逸禮同藏孔壁是皆蒼及身之事況蒼自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髙帝時定章程文帝時為丞相景帝前五年卒年百有餘歲則蒼去武帝購書時祗十年間事河間所購號為古人必非十年間所得書寫藏購且果是蒼作則其書出世未久未有書一出而遂能行於鄒魯梁趙濟南膠東之境使諸儒尊信而傳習之此必無之事也

又按桓帝時使蔡邕書十三經刻石立鴻都門觀者日
車以數千輛而左氏在焉假使當代偽書誰甘尊之與
聖經同列如此至唐開元二十五年勅舉進士者試大
經註曰唐以左傳為大經三言為一帖夫既名之為經
而又曰大則左傳在唐時已尊過他經即有啖氏趙氏
之疑亦祗謂作經者與論語所引人時世不類或是二
人非謂左傳非經且非謂左傳非左丘氏作也若其所
舉秦官秦臘以斷其為秦後之書則大不然秦自非子

受國在周孝王朝傳世十餘君而入春秋然則未有春秋時已先有秦矣人第知秦孝公時始有不更庶長之號惠王十二年始有臘名遂謂虞不臘矣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以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戰于櫟皆為秦後之書之槩則試問秦之稱臘稱不更稱庶長畢竟創于何公起于何世更制于何年何人之論與議而茫然無據但以所見之日為始則安知其所因名不更先于所見者而以是為斷是殷助始孟子太宰司敗始

論語也且臘即蜡祭見鄭氏蔡邕諸說即月令記臘雖自不韋然其中所記無非周制安知虞之不臘在列國不原有是名者而欲以一字而斷全經何其愚乎若其他妄說又謂左氏即左史古左史記言右史紀事故經為記事傳為記言左是左史不必丘明則又不然漢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語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自古帝王靡不同之而荀悅作申鑒亦云朝有二史左記言右

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此明明以尚書春秋分屬言事以尚書典謨誥命單記詞令春秋單記事實也若傳則事實詞令均有之誰謂左傳祇記言者此竊漢志語而又誤解之此妄據亂證也況左右言動亦大概言之原無一定若玉藻則又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安見記言必左史耶況志以左右分言事明指丘明為右史為記事之人如云仲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法故與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口授弟子退而異言丘

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則即鑒定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丘明固右史也何也丘明據行事論本事非如弟子祗異言也至崇禎間又有吳繼仕者極左袒季本之説且謂左傳中記韓魏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謚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若丘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殁七十有八年之後丘明猶能著書若此殊不知前人長年者甚多在春秋時尤甚先儒所以以老彭爲錢鏗也且人生九十零未爲怪

事季氏疑左傳爲張蒼作以蒼年長一百餘能記前事也蒼年可長而左丘年不可長更不可解况張蒼同時有竇公年一百八十歲何有于左丘年之九十零者凡此皆展轉吹索了無義理不足深辨適有友舉此而頗惑其說因備及之論語稽求篇

子華使齊

子華使齊集註謂爲子出使則冉子請粟便自難通夫子第設教闕門並無食釆焉得有餼廩芻粟可待頒給

且其請出入量寡多即司財之宰也漢世學官有都養弟子然祇主饔飱不主財用想夫子當時未必有此然且父師日給所贏幾何幾有祇使一弟子而露積狼戾可私授至八十斛者吾不知天下學人何以各安之而不一審也按邢氏正義謂子華仕魯為魯使而適於齊則正夫子為司寇時與原思為宰同一時事故記者合兩事而並記之聘禮諸侯之使皆以粟十車列館門外據禮註每車一秉有五籔籔音逾即庾也是館廪之粟

計十車有十五秉故冉有據此以三分之一予其家此亦準聘禮而行之者舊註包咸以十六斗為庾馬融以十六斛為秉皆出聘禮記文四書賸言

犂牛之子

周平園序農器譜謂論語犂牛之子騂且角蓋犂田之牛純雜牝牡皆可祭牛則非純非牡不可故曰騂且角此說殊穩愜而注疏不取豈以牛耕未或見於春秋然冉耕乃字伯牛司馬牛名犂見於孔子弟子名字間矣

山海經曰后稷孫叔均作犂耕子金罍

伯牛有疾

論語伯牛有疾包註牛有惡疾按古以惡疾為癩禮婦人有惡疾去以其癩也故韓詩觧芣苡之詩謂蔡人之妻傷夫惡疾雖遇癩而不忍絶而劉孝標作辨命論遂謂冉耕歌其芣苡正指是也又淮南子曰伯牛癩又芣苡草可療癩見列子生于陵屯則為陵舄及鼃蠙之衣

註

行不由徑

古井田之制道路在溝洫之上方直如棊枰行必遵之毋得斜冒取疾野廬氏禁野之横行徑踰者脩閭氏禁徑踰者皆其證也晚周此禁雖存人往往棄蔑不守獨澹臺滅明不肯踰逸自便則其平日趨操可知子游舉此以答聖人正舉末明本豈可謂為末節而不足以見人也哉後世形容霍光者亦曰進止皆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以見其端審之極跬步無失也焦氏

觚不觚

觚不觚者戒酗也觚酒器名量可容二升者其義寡也古量酒以三升為當五升為過二升為寡而制器者即因之故凡設器命名義各有取君子顧其名當思其義所謂名以實稱也今名雖為觚而飲常不寡實則不副何以稱名故曰觚哉觚哉按禮器有爵散觶角諸酒器名而皆有取義故韓嬰作詩説有云一升曰爵爵盡也

二升曰觚觚者少也飲常寡少也三升曰觶觶適也飲之體適適然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但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者訕也飲不知節徒為人謗訕也若觴亦五升所以為餉觥亦五升所以明罰雖同是五升而觥觴異稱是禮器稱名具必以義起如此令淫酗之家飲常過多雖復持觚亦不寡少故夫子借觚以歎之若以觚為稜則稜非器名即觚亦無稱稜者如謂觚是竹簡則是竹片供書寫者陸機文賦或操觚以率爾漢書

操觚之士皆薄竹方片可操以寫未嘗有稜也若謂學書之牘削木為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此即原涉傳之所謂削牘而疏者則六面八面俱可記事但此名牘不名觚另是一物蓋觚非牘名即操籥之籥本是竹頭柧稜之柧本是木旁皆借寫作觚非本字也如以牘為觚以柧籥為觚則夫子方欲正名而先誤此字觚不觚矣至若後世花餅亦有稱花觚者此皆非上古稱名且花觚酒觚並無八面與八角者即其間花文有齒有乳有

斫有鍔皆非稜也花觚俗器猶可以杜撰稱名酒觚古禮器也可杜撰乎論語稽求篇

姚立方嘗言論語觚不觚觚者酒器也上古器多用角故字從角爪聲三代始範金為之但其形本方方則隅有四稜直下至足其腹又屹起四稜横亦有之通俗文曰木四方為稜八稜為觚是也其足之四稜漢宮鳳闕取以為角隅故西都賦曰上觚稜而棲金爵令夫子云不觚者何大抵觚之不觚以漸而成其時有為圜制者

史酷吏傳云破觚為圜是也此必當時成語史用之耳此初之不觚也然其圜制先時猶從腹上至口周身琱畫為四大稜餘橫起直垂皆有細稜如故尚不失觚義至後時則從腹下至足僅為饕餮雲雷之形從腹上至口已平光無稜矣此繼之不觚也然猶有于足以內藏四小稜者似亦不敢盡沒其義迨後併此而無之則終不觚矣蓋由世俗日趨簡便所以全失聖人寓典法于制器之精意一物如此其他可知故夫子歎之若又以

木簡為觚此出漢志顏師古曰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為之是也其角隅有棱然無人削簡角為圜者且木簡則字從柧竹簡則字從觚皆觚字所生非本字也大抵後世古器流傳日少日缺其質係金玉者人知寶愛故尚得藉傳什一於千百然好事藏弆者類不能攷如鼎彝烹飪盛酒器也後世以為焚香之具呼曰鼎爐彝爐觚觶飲酒器也後世以為養花之具呼曰花觚花觶俗語失真反令人併古器而疑之豈不可歎哉予初取

其說入稽求篇中既憶幼時曾在祁忠敏宅見慈女觚是漢器千金之物形頗長而腰甚細不任盛酒且口亦反向尚疑與酒器不甚合故置之然其說則何可泯也因記此以俟知者

四書賸言

論語云觚不觚觚哉觚哉太平御覽引此注云孔子曰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時成況于大事乎觚木簡也史游急就章云急就奇觚與衆異注云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

削木為之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觚者稜也有稜角也（西溪叢語）

子見南子

孫季昭曰史記謂孔子見衛靈公之寵姬南子非也家語曰孔子適衛子驕為僕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令宦者雍梁驂乘使孔子為次乘游于市孔子恥之夫聖人方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而去魯適衛至衛而恥為靈公南子之次乘豈肯輕身往見之南子者蓋魯之南蒯

耳何以知之以佛肸召子欲往而知之也佛肸以中牟叛子路不欲其往夫子有吾豈匏瓜之喻南蒯以費畔子路亦不悅其見二事正同昭公十四年南蒯奔齊侍飲于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張公室夫子見之將以興魯也與見佛肸事不約而合故知其非見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必矣焦氏筆乘

束修

吳會漫録曰論語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前輩

多以束脩為束脯余按後漢馬援杜詩延篤傳註皆謂年十五束帶脩飾之意乃知以束脩為束脯者非是僕謂後漢傳註出于唐人之說未可以為據觀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脩得束衛此正明驗漢人之語以束脩為束帶脩飾矣且在馬援諸人之先可無疑者然又觀北史劉焯不行束脩未嘗有所教誨此又可以驗程門諸先生之說要之二說皆通不可謂束脩為束脯非也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者束脩之禮通典州學

生束脩之禮注束帛一篚一匹脯一案五脡學生皆服

青衿（野客叢書）

執鞭之士

執鞭之士正義曰按周禮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趍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注趨而辟行人蓋下士也（金罍子）

五十學易

五十學易朱元晦言孔子年已七十劉器之言五十乃

卒字之誤皆非也宣尼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易鑿度云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讀五十究易作十翼蓋仲尼自言加我數年如五十之時以學易則可以無大過之事矣是加即史記之假也謂假使也五十即鑿度之五十也謂能如壯年之精力也大過即易之卦名也謂可無大過之失也宋江鄰幾云五十踐衰境加我在明年夫易治世之經也而亦可以養生故隱

士玩之不外乎陰陽消息之理而已異端之言曰讀夏歸藏用之以飛行 留青日札

鈎弋

林邦翰為予言嘗見一道人說論語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頗有理予願聞之邦翰曰道人云此兩句是聖人心存教化聖人本無心于取物其釣而不綱者示其貪則取之也弋不射宿者示其動則取之也其意戒世之貪得與妄動者耳不然聖人豈徒為是弋與釣也哉時

一坐莫不稱歎予曰此說本是道人家一邊所見而已聖人之言要非一端可盡捫蝨新話

子路請禱

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子路請禱可以參觀困學紀聞

六尺

學林云論語託六尺之孤據周禮鄉大夫之職國中自

七尺以及六尺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准此則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焦氏筆乘

關雎之亂

按關雎之亂虛齋蔡氏謂樂至此猶盛蓋舉終以該始也其説最當顧麟士則謂樂至歌關雎而始盛乃是以最盛者言之此大謬也考之儀禮鄉飲酒禮主人樂賓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升歌三終也笙奏南陔

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也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謂閒歌三終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所謂合樂三終也凡此者所謂正歌備者也燕禮歌聲閒合與鄉飲酒禮疏云主人樂賓之事其中别有四節之殊有歌有笙有閒有合燕禮疏云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為一備備亦成也皆未嘗以合樂為樂之最盛也疏云二南為卿大夫之正小雅為諸侯之

正故以鄉飲酒禮之升歌小雅爲進取燕禮之合樂爲逮下鄉樂者二南也彼固謂二南卑于小雅矣鄭注云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疏云凡合樂者退取卑者一節故歌頌合大雅此可見合樂之卑於升歌也又云鄉飲酒禮笙閒之樂與升歌同在小雅則知元侯及國君相饗燕笙閒亦同升歌蓋歌頌則笙閒亦頌而合大雅歌大雅則笙閒亦大雅而合小雅又可

見合樂之畢於笙閒也顧氏謂至合樂始盛則與注疏之說正相反矣且信如顧氏所云彼鄉射不歌不笙不閒止有合樂一節何以獨始奏而即盛大射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而不閒不合何以獨不及其盛而遽止耶

有婦人焉

馬旻徠之驪曰亂臣十人有婦人焉註曰邑姜蓋臆說也近有著識小編者謂婦當作殷殷人者膠鬲也按殷

亡鬲遯實未臣周此不足辨而婦之必非邑姜則不可不辯也予有亂臣十人武王行誓師之言此十人必盡在左右以閨中之婦褒譽於虎貔熊羆之列其何以服衆心乎且武王數受之罪曰牝雞之晨維家之索夫商以婦滅而周乃以婦興乎即邑姜雖賢不過如太姒之克勤克儉克逮克容如葛覃卷耳樛木螽斯諸詩盡之矣豈參閫外之謀或躬擐甲冑於疆場鋒鏑之間也成王大誥曰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成王曷

敢斥言其母直與諸臣伍耶此其大證明據也學者讀書明理所不知者何妨闕焉獻子五友而忘其三孟子大賢也（因樹屋書影）

達巷黨人

甘羅曰項橐七歲為孔子師董仲舒對策此亡巽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人項橐也隷釋載逢盛碑以為后橐孟康之說未知所出論語注疏無之（困學紀聞）

太宰

孔氏曰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按孔子嘗曰長
居宋應是年十九娶於宋之亓官氏之時後去曹適
宋遭桓司馬之阨微服而去安得有六卿之長向子貢
以問事故鄭康成注以為是吳太宰嚭蓋哀七年夏吳
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十二年夏吳子使太
宰嚭請尋盟公使子貢對秋子服景伯謂子貢子盍見
太宰太宰嚭説又史記子貢嘗南適吳鄭故以太宰屬
吳余謂是固然矣獨忘卻檀弓吳夫差侵陳陳太宰嚭

使于師孔疏謂此陳太宰嚭與吳太宰嚭名號同而人異者是孔子先後兩居陳識防風氏之骨專車辯肅慎氏之砮長尺與測桓僖之廟災當日所為多聞而震矜之者皆在陳事故陳太宰以為問屬吳似尤不若陳縱多能不指上數事集註亦不當遺或陳二字可知也

子欲居九夷

子欲居九夷按說文南蠻從虫北狄從犬西羌從羊惟

東夷從大從弓俗仁而壽有君子不死之國亦在焉孔子謂孔子欲居之意或以斯與其謂君子居之正指九夷君子之國與中庸荅子路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義同而令解謂孔子將以君子之道化其俗若然則忠信篤敬蠻貊可行亦何獨九夷居哉班固亦稱自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義理田蠶織作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

道不行設浮于海欲居九夷得其旨矣金罍子

後彫

後彫二字須說得意思大些方好如禮壞樂崩一人獨守著禮樂舉世皆尚功利一人獨守著仁義孔孟即所謂後彫者重知字作感慨語便是亂說聖人語言没有不著實事而作空語者且此章本極和平非激烈語問不言不彫而云後彫何也曰松柏幾曾不彫却是新葉生時舊葉始落人都不覺故云後彫聖人下字如此斟

凋問以喻君子却于後彫何取曰後彫字自因松柏而下以喻君子如三軍敗時一人殿後是云後敗豈必問其終敗乎詩所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近之矣如云非歲寒不見得松柏本領難道孔孟得行其道反不見得孔孟本領耶 榕村語錄

此章比喻者廣然當亂世而秉禮行義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此等人最相似也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又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

伊人在水一方參以古令之説皆言賢人君子獨善其身雖處淫昏之俗如風雨之晦生悍戾之邦如霜露之零而喈喈者不輟其音蒼蒼者不改其色秉禮義以終始故詩人顧見而思從之也不曰不彫而後彫云者蓋松柏未嘗不彫但其彫也後舊葉未謝而新枝已繼詩所謂無不爾或承者是也道之將廢自聖賢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但能守道而不與時俗同流則其緒有傳而其風有繼易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蓋有傳有

繼之義而先儒以遯世无悶之君子處大過之時者當之也然後知三字泛說蓋言遇變亂乃知道之足恃勉人之為松柏云爾不在世之知不知上寄慨論語劄記

寢衣

宋史黨進傳進為忠武軍節度一日自外歸有大蛇卧牀上寢衣中進怒烹食之史臣以被為寢衣則知論語中必有寢衣自屬被考何晏論語注引孔安國云寢衣即今之被史臣所用蓋本此安國漢人去古未遠當有

據也因樹屋書影

無所不佩

王叔師楚騷注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焦氏筆乘

齋必變食

齋必變食孔氏注曰改常饌居必遷坐孔氏曰易常處而邢氏疏又以食不厭精至疏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為皆蒙齋文凡言不食者皆為不利人亦齋者孔子所

慎齊必嚴敬若必食之或致困病則失敬慎心故不食也其凡常不必皆然是則孔子之齊有膾有割有脯有魚有肉有酒膾擇其精割必得正脯不用市魚禁餒肉忌敗酒不取一宿飲不至亂皆孔子之所為慎齊也非他所為不飲酒不茹葷而以為齊也致堂胡氏論梁武之齊乃浮屠氏所行不飲酒不茹葷之齊非祭祀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之齊也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居必遷坐衣必變服食必盛饌一其心思明潔其體以與神明交

不聞不飲酒不茹葷也然則不飲酒不茹葷而以為孔子之齊也者朱子之註毋亦陷于二氏沿習之陋而不之察矣乎按葷有五道家謂韮蒜芸薹胡荽薤佛家謂大蒜小蒜興渠慈葱茖葱五者熟之則發婬生噉增恚故皆忌而勿食然儒者無是也記凡膳于君有葷桃茢皆造於膳宰應氏曰臣子之致膳者愛心也葷祓不祥者敬心也是則葷茢之物古人且羞于王公獨不可薦諸鬼神乎自有不茹葷之說道家崇事玄武玄武七宿虛危

形似黿蛇因忌黿蛇又因黿忌鼈因蛇忌鱓而佛家又併牲血之類而盡去之於是有斷屠放生素食長齋至于勑織官文錦不得用鳥獸之形宗廟犧牲代以蔬麪而庖犧氏始為天下一時之聖人迺為地下萬世之罪人矣金罍子

酒言食

漢書載于定國食酒數石不亂僕甚疑之固雖漢斛小安有一人飲至數石之理後觀筆談亦言其妄正與鄙

見同不復辯矣所未辯者其注乎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食酒謂能多飲酒費盡其酒猶云食言令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僕觀論語沽酒市脯不食此不食酒雖因脯而并言然酒之言食亦不可謂無所祖矣如淳言喜酒固已無謂師古又引食言之食可笑其迂也古人下字率多借用初不似今之拘如以食物與人謂之餇然後義安而漢書謂閩王餇荃葛且荃葛非食物豈可以言餇乎蓋古人通以餇為遺

耳如此等字甚多且沽酒市脯不食此言如繫辭潤之以風雨左傳牛馬皆百匹玉藻大夫不得造車馬是皆因其一而并言其一此古人省言之體不可不知也野客

叢書

經稗卷十一